

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二十五

宋 王昭禹 撰

夏官司馬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

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輿音餘行户剛反注同

先王制官以探本設司以伺末政非夏官也而謂之夏官者政以禮為本也此之謂探本政官也而謂之司馬者政以馬為末也司至于馬則政官所司皆舉矣此之謂伺末物各當其分之謂平邦政之所施則强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小大高下莫不各當其分矣此司馬所以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也大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而政典亦曰以平邦國者蓋政典之為書以平邦國而王之為政亦以平

平邦國而已蓋政者正也以政為體以平為用惟平然後能正此王之為政所以期于平邦國也夫馬者甲兵之具而王政之所重也故自夏官之卿一人以至于中士十有六人皆以司馬名官則政官之所司其事悉矣夫政以兵為大兵以馬為急故名官以司馬然其官有尊卑之殊則其所掌不能無輕重之辨故政官之正以卿一人為之其官謂之大司馬言大以别小也政官之貳以中大夫二人為之其官謂之小司馬言軍則以率衆也輿司馬以上士八人為之則卑矣所正者乘載之事而已故名官以輿行司馬以中士十有六人為之則尤卑矣所正者行列之事而已故名官以行凡此皆尊卑之别也自大宰而下其徒皆百二十人而司馬之徒獨三百二十人者以政官之所掌以軍旅為主則其徒不得不多矣夫萬有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役徒無過家一人故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鄉故六軍大國三鄉故三

軍次國二鄉故二軍小國一鄉故一軍且天子六鄉六遂此獨言鄉者蓋鄉主教而國以鄉為主故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國亦有遂矣且先王因農事以寄軍令文教武事皆出乎其中射御寓于禮干戚寓于樂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因田獵而選車徒無非軍事也居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師軍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民皆仗節死難之士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其不敢惰者皆鄉大夫之才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之者皆將帥之職此其所以為將為帥為卒長伍長之屬皆取于鄉大夫士而足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德足以柔中國刑足以威四夷者由此道故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

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謂之邦國之九法則以九法所施以邦國為主而無所施于王畿故也以道制法者王以法立事者臣故掌建邦國之九法者大司馬其職也以佐王平邦國則使强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以九法所以正之等之作之維之糾之任之用之安之和之如此也苟戾乎此然後九法施焉則王之于平邦國豈遽加之以刑辟之戚哉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者以田為界畫畿出入焉者畿也度土而居之有大者亦有小者

封也制畿則有侯甸男采衛之别封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自王畿之外其畿皆不過乎五百里自大國百里而下而小國不過五十里如是則大無并吞之强小無侵凌之患而地之小大正矣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者著乎容物而有義存焉者儀也人之所立而不可易者位也設儀則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或以九以七以五為之節也辨位則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也如是則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人之上下等矣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者以成德為行謂之賢興事造業謂之功賢者進之而無所蔽則王制所謂諸侯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此以賢進之者也有功者興之而無所抑則僖二十八年晉侯有功王命尹氏冊命之此以功興之者也賢者進而無所蔽則人莫不懋于德功者興而無所抑則人莫不懋于功而人材由此作新矣所謂作者與詩所謂遐不作人書所謂作新民之意同也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者則大宰所謂建其牧立其監也九州之牧建之于上而使有所統諸侯之監一國者立之于下而使有所承則萬國由此維而相比所謂維者與詩所謂綿纚維之者同也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者軍以包敵禁使無犯制軍則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隨其國之大小而制之也詰禁則或施于國或施于軍或施于刑或施于誓隨事而以言詰之也制軍而有以包敵詰禁而使之無犯則邦國由此糾而不散矣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者利上治已而以職供者貢也有所受而聽乎上者職也貢以物言之施貢則各以其所有職以事言之分職則各以其所能施貢所以任其財也分職所以任其力也此之謂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以處民也簡謂選其強弱稽謂孜其多寡簡其強弱稽其多寡然後衆可用故曰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者諸侯為天子守土則均

守者均其地守也匡人達法則匡邦國則平則者平其八則也都鄙非無守也以邦國為主邦國非無則也以都鄙為主地守既均則遠近各適其旬無相侵奪之患矣八則既平則高下各當其分無或僭忒之愆矣邦國于是安而無危故曰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者比小則使大國比小國也事大則使小國事大國也以大比小則有以致其樂天之仁以小事大則有以致其畏天之智如是則諸侯親四鄰睦邦國和而不乖矣故曰以和邦國先制畿封國以正其地之小大然後六者並見新經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

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皮冰反眚所景反壇音善行下孟反

王之于邦國平之以九法然有違乎此然後加之以刑辟之威此九伐之法所以行焉夫政者正也九伐之法所以正邦國之罪惡而使之歸于正也此所以謂正邦國歟馮弱犯寡則眚之者以強陵弱謂之馮弱以衆暴寡謂之犯寡如是則詘其爵命削其土地使其強更弱其衆更寡若人之眚瘦然此所以正其馮弱犯寡之罪也賢宜任之以在位者也賊之則傷于義民宜養之使就利者也害之則傷于仁傷于仁傷義則萬民之所疾也故會萬民授兵馬使致其伐若伐木然此所以正其賊賢害民之罪也內則暴其臣民外則陵其四鄰暴其臣民則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陵其四鄰則非睦乃四鄰之道也是又諸侯之所疾也故會諸侯為壇焉命以伐此以正其暴內陵外之罪也野荒則以奪農時而地不治民散則屈民力而

民不安其為罪也以有其地而不能治故削其地之大而使小馮此所以正其野荒民散之罪也負固則恃其地之險阻不服則逆命以叛乎上其為罪也以有其地而不肯服也故進入而侵其地所以正其負固不服之罪賊殺其親則不仁者也然而恩有隆殺罪有輕重正之以服屬之法則罪可知矣放弒其君則不義者也義莫隆于君而賊義謂之殘故殘而殺之以其罪重故也犯令則違上之命也陵政則干上之法也故杜絶而伐之以犯令陵政無朝事之實故也外内亂則滅人道也滅之則既滅其身矣又廢其嗣以其使人失世類乎無人道故也然先王之時其所封建以為諸侯者莫非賢也邦國之君又安有罪惡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蓋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為九伐之法使政官之長掌之焉于布政之正月則又縣于象魏而使之見徇以木鐸而使之聞布于邦國而使之守雖至治之

世不能無嵬瑣自虎以干先王之伐者非徒不欲而必不敢非徒無與而又無助也則九伐之法除惡于冥冥之中正邪于形聲之外者豈小補哉周之盛時九伐之法雖有存豈嘗試哉設之使知懼而已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遠之邦國近之都鄙内而萬民于正月之吉大司馬布政而使之守乘象魏而使之觀上馬者知所稟而犯令陵政者不得作下馬者知所從而設私立方者不得萌下有法守庶人不議則政其有不行乎然政之事民可使由之故縣于象魏所以顯諸仁政之神不可使知之故挾日而斂之所以藏諸用記所謂政

如日月之神者豈非以其示人也昭然有象及其運行不息則物烏得知其然哉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天地之大而裂為四方四方之遠而裂為九畿其内外有制其遠近有辨其封域雖不同而所以服王之

事則一而已故九畿又謂之九服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也九畿之籍則以其界畫書而載于籍也經界既定然後政官所以推而行之者其職可施于是乎有以服邦國矣九畿之籍以正其封疆為主書之圻父溥違詩之祈父刺宣王皆指司馬而言之也凡言國者皆諸侯之國也所謂施邦國之政職者諸侯之國也所謂千里曰國畿者則王國而已天子之畿千里以天事言之則所以象日月之晷也以人事言之則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自國畿之外以封諸侯者皆以五百里為限而命名皆有義焉侯畿者以言扞外而蔽内者也甸畿者以言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男畿者以言致力而事上也采畿者以言服事以奉王也衛畿者以言奮力而衛内也自侯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蠻以言其慢夷以言其易鎮則如四鎮之鎮以安鎮中國為主也藩則如藩屏之藩以屏蔽中國為主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

夷所謂畿以戎索也以禹貢攷之方千里曰國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面五百里則為方千里矣蓋面畿徑言之而方以折計之故也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則禹貢所謂侯服也以下蓋皆見新經蓋時異事異故其制名與其多寡之數亦不同矣且禹貢自甸服至荒服凡五千里而已故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以周官攷之而五服之外又有蕃畿則周公之時廣斥其地復增五百里蓋周盛時物蕃人庶過于堯舜夏商之世不得不然其制聖人豈好異哉時焉而已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下以職供謂之貢上以政取謂之賦賦以斂財以給軍為主也夫地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民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別其所斂之財宜有以稱之此賦所以本于以地與民之制也蓋地有肥瘠民有多寡則財賦亦隨之而有輕重矣然司徒稽人民而周知其數為任衆也故曰可任者司馬令賦為用衆也故曰可用者知其家之衆寡而後數可稽也故于稽數言其家之人知其食之多少而後賦可令也故于令賦言其地之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

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仲同陳並去聲將帥並去聲長上聲數音朔

傳曰國雖安忘戰必危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司馬于四時之田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所以不忘戰而教民也蓋聖人思患而預防之雖無難而有多難之畏于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已治矣未嘗有其治已安矣未嘗有其安國家閒暇選練訓習不可怠忽也四時教戰而謂之為田者以其養禽獸而取之以為利與田事同故也以其事言之則為圍與疆理同也攻蟄獸摘猛鳥則與耘同也度可殺然後取則與穫同也此所以習戰謂之田獵也夫攻鬬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也馳騁而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也以其情之所不欲而寓於所同欲之間此人所以樂為之用而四時

教戰所以皆寓於田歟然春陽用事非兵之時故教振旅所謂入曰振旅是也振如振領之振振而整之也方其出則治之以行陣之事均服同食以一衆心則無暇平整其儀飾及其入焉則明尊卑辨貴賤此所以整之也旗所以屬衆而物之衆視而從之故致民必以旗然鄉遂之致民也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之致民也以王之太常矣蓋日月為常所以象天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則司馬致民以太常者知其教戰固有道也夫用軍之法自五人之伍推而上之至於五師之軍其先後有序其左右有局合其衆以成列陳其列以為陣而田獵之所習無非軍事也故平列陣如戰之陣平者高下如一之謂也兵以鼓作以金止而鼓鐸鐲鐃皆所以節行也故於振旅辨之道之大謂之路軍事非王所執也以道御衆而已故王執路鼓事之大謂之賁諸侯以敵王愾為事則事之大諸侯所執故諸侯執賁鼓晉以追為義

將以統衆而殺敵其事有進而已故軍將執晉鼓提鼓鄭氏謂鼓之有柄者于馬上提之以令衆也故師帥執提鼙卑者所執旅帥所率者五百人之衆其衆少矣非若師之爲大故旅帥執鼙以其卑故也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其非旗不足以指麾故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其非鼓則不足以令衆也卒長執鐃以止鼓也兩司馬執鐸以通鼓也公司馬執鐲以節鼓也伍長而謂之公司馬者尊而六命之卿卑而一命之士所司皆至于馬則軍事之伺末者無不舉矣謂之公司馬則以别于私人私人亦稱司馬所謂家司馬是也鼓陽也故尊者執之金陰也故卑者執之鐃以止鼓則以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則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節焉不習則不能不講則不熟故教之使習熟焉遂以蒐田者由天道而公焉則方春物生又非爲苗除害之時由人道而私焉則祭祀賓客

充君之庖不可廢也故春田謂之蒐由人道而私則不可以無所擇故蒐有擇焉騶虞所謂蒐田以時亦擇其不孕然後取之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殄天物于春而必田以敬而致禮也田必以擇不以禮廢仁也有司表貉貉師祭也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甸祝也折民以言者誓也以誓教恤則民不忘而誓以用于軍旅為主也誓民其可已乎禁謂虞衡守禽之厲禁也鼓而圍之遂蒐田矣火弊者田止謂之弊春田以用火為主故曰火弊春非田之時其取而殺之則不若用車之密密以火之利則不若車故也然用車者亦因其焚萊之時也獻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也詩曰獻豜于公亦取其類之大者也以祭社者社土示也春為民祈故祭禮獨先言祭社則先王之祭祀凡以為民而已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茇蒲末反撰息轉反註讀為算礿餘若反

詩曰召伯所茇蓋名伯為草舍聽訟於甘棠之下也教茇舍者教以草舍之法焉夏物長養尤非兵時故教茇舍茇舍者草茇而舍也蓋草雖茇陰不能死兵之草舍當圖安存而避危亡故也易野車為主險野人為主撰車徒者所以具之也述事為書合驗為契讀書契者所以聲之也撰車徒讀書契皆比軍事也比軍事為將茇舍馬號名以待夜事故于茇舍辨號名之用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為之旗幟夜戰則聲相

聞故為之號名草舍欲其名聲相聞足以相别而已辨號名固其宜也帥以門名者若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也必以門名者以門所以閤闢扞衛而非常之要在此也師以帥衆而閤闢之變扞衛之功折衝之機實係乎此也縣鄙各以其名者則縣謂縣正鄙謂鄙師各以其縣鄙之官而名之也鄉以州名則若南鄉甀東鄉為人是也野以邑名者野為公邑之大夫以其所治之邑而名之也凡此所號名皆所以待軍之夜事以夜則旗幟不足以相視以名相别而已然帥以門名則將以門名可知也縣鄙各以其名則州黨名以其名可知也鄉以州名則遂以縣名亦可知也野以邑名則郊以邑名亦可知也其他皆如振旅則若致民平列陳與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矣遂以苗田則夏苗在田如草而已為苗除禽獸之害故也如蒐之法則其他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之類皆與蒐同也車弊者夏田以車為

主以物生于春長于夏以車馳逐而取之則其科窦于春之用火矣以東山之詩攷之其言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芟舍夜事宜用車矣獻禽以享礿則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以飲為主則謂之礿以樂為主則謂之禴夏陽之盛時故或曰礿或曰禴以礿與禴皆陽之盛故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獘致禽以祀祊書註讀畫獮息淺反祊音方

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秋則陰用事兵之時也故教治兵所謂出曰治兵是也旗物以作戰也故于教

治兵辨旗物之用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王之涖兵以道而已故王載大常交龍為旂君德之用也諸侯之涖兵以德而已故諸侯載旂軍吏孤卿之為將者也以猛毅致其義故軍吏載旗師都孤卿之位衆者也以衆屬軍吏故載旜取其亶以事上而已鄉遂則鄉遂之大夫也以其無所將故載物取特物其所屬而已郊野則公邑之吏將其衆者也以完果致其智而已故載旐百官則以其屬衛王馬以摯迷致其禮而已故載旟師都鄉遂無所將而不謂之孤卿大夫至稱百官焉凡新傳遂以獮田者獮爾于狩矣于是土既成物廢不用事金王而殺使反一焉羅獘者烏呂謂之羅維固隹之所係也火之利不若車車之利不若羅之所取至于隹則其利密矣以物成于秋而所取者衆故也王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則秋用羅宜矣夫春用火秋用羅各因其時也致禽以祀祊者祊即詩所謂以社以方也祊兼上下之神故謂

之祀春物始生故為民祈而祭社秋物既成故為民報而祀祊其序然也社祊烝言獻禽以下見新經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獘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獘旗

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
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
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
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
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
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
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

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獘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獘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_（摝音鹿分去聲

冬則農事既隙而講事之時也故教大閱大閱者將用而大習之也則車徒皆在所簡而所閱之事衆矣春之振旅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凡鼓鐸鐲鐃號名旗物之用無不習焉故曰教大閱羣吏者鄉師以下也戒衆庶則先事而勑之使無敢怠忽也修戰法則猶鄉師前期出田法于州里修其卒伍之類是也除草謂之萊既戒民矣于是山澤之虞除去所田之野草而為表焉為表者所以識正行列也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之中積二百五十步矣左右之廣取其足以容六軍之衆虞人為表則以待事焉及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則以待民之至也羣吏以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則皆致之於司

馬馬師欲聽于一故也質明弊旗誅後至者前期既戒衆庶矣又後至焉非不教而誅者也故後至者必誅軍法後期者斬而此言誅則方致民也故誅之而已以下文言不用命者斬則知此言誅未遽以死處之也又陳車徒如戰之陣皆坐田之所習無非戰法也故車徒之所陳皆由戰之陣馬皆坐則將為誓衆使坐而聽也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羣吏謂軍師而下也誓以折衆羣吏以帥衆宜聽而諭之也月令于季冬天子田獵以習五戎司馬搢撲北面誓之以月令言之則誓衆者司徒也以小司徒致之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特掌其戒禁而已未嘗掌誓則記月令者誤矣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軍旅則誓衆者士師也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之大閱之所習使民以其死刑誅不如是之嚴則其民弗為使矣然不先有以告戒之及犯而刑誅之亦

罔民也故必斬牲以徇之或左或右則左右巡行之使衆皆知也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則此斬牲以徇陳小子之事也然先王曷常不戒而視成哉前期戒衆庶然後後至者可誅既陳而誓然後不用命者可斬如此則民皆知避而犯者無有矣中軍以鼙令鼓者旅帥執鼙則鼙早而有衆執者也莊子曰早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中軍所以將衆以鼙令鼓則明衆早而不可不因也徒故車徒或作或行或坐或趨或馳或走或誡或譟以同欲而行以異欲而止凡以因衆而已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見新經蓋先王因民之情而無所違馬所以同欲而行異欲而止上下輯睦于是乎驟馳趨走以赴敵為事驟馳者車也趨走者徒也驟言聚其足而進馳言決圍而去也徒以人言故曰趨走趨言其走之肅走言其行之速也凡此皆車徒勇于赴敵者矣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則其走鼓也有節制焉鼓聲

止謂之闋鼓戒者鼓聲以戒攻敵也鼓一闋車一發徒一刺三而止焉以象殺敵而成于三之意也武王誓徒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誓軍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所謂車徒之節也乃鼓退鳴鐃而止之具卻而止從上而已夫能使下無違其上如此則輯睦故也遂以狩田者大獲之以人守之為取之大者以冬物成之衆也故冬田謂之狩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名軍門曰和以師克在于和故析羽為旌以道旂之則生故也夫道合則渾而自遂未始有事焉離則散而事由之以生矣事之大莫大乎軍事則以旌為門者所寓之意亦已微矣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者羣吏則自師都而下各帥其所屬之車徒以叙和同而出者也叙者先後之倫也出以先後之倫則行者有叙而不亂矣然不先正其左右之行列則將叙之有不可得故先分左右以陳其車徒又使有司平之使

各當其分然後由左右而出者其行列皆正矣有司則鄉師也以鄉師正掌田法而修其卒伍故平其左右之行列屬於鄉師也旗居卒間以分地者則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蓋旅帥所建之旗也四兩為卒五卒為旅此旅帥所建之旗所以居于卒間以分地而調其部曲也前後有屯百步則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有司巡其前後者則鄉師又從而巡其行列也鄉師之職所云巡其前後之屯正謂是矣軍有車有徒平原易野則以車為主山阜險阻則以人為主以車為主非不用人也以人為主非不用車也各有所主而已先王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此則易野車為主也又曰選徒囂囂搏獸於敖此則險野人為主也既陳乃設驅逆之車者驅謂驅車也驅禽使前趨獲也逆謂逆車也逆還之使不出圍也既陳則行列正矣然後可田焉故設驅逆之車者田僕也校人則帥之而已故校人曰田獵則

帥驅逆之車則將田矣于是禱馬故有司表貉于陳前卽甸祝掌表貉之祝號是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則尊者令鼓以作之也羣司馬振鐸則卑者振鐸以通之也如是則上下同欲可以行矣故車徒皆作遂鼓行銜枚而進則所以止喧嘩也故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銜枚然東山之詩曰勿士行枚者蓋婦人欲其夫有征而無戰故以勿事行陣銜枚為事也大獸公之則所謂獻豣于公也小禽私之則所謂言私其豵也獲者取左耳雖以象殺敵而又且有智焉右耳不如左明殺敵取左耳示能致敵强使聽己且不專取左耳則效功者疑于獲一而效二取左耳以效功所以謂之馘也及所奠則田所當止之處也鼓皆駴鄭氏謂疾雷擊鼓車徒皆譟謂人言而譟如鳥之噪也夫田奠以象勝敵而止也然一戰而勝士以之驕卒以之惰則所以名敵也故疾雷擊鼓而駴所以示勝而有戒也故駴之字從戒車徒皆譟所以示

宜靜而誅也故誅之字從朵在右凡此皆不忘戰之意也徒乃奠冬物成而多可取者衆故以徒為主凡曰田用火用車用羅非不用徒也特所主者有異耳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者聚其所獲之禽而以饁田衆茲故曰致禽饁獸于郊饁者盍而餉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及師大合軍謂命將或王親征之時禁使勿為令使為之以行禁令則命將與王親征行之使無違也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其愛人循理故以救無辜為先以其惡人之害故以伐有罪為後蓋師以安民為先無辜者衆而有罪者寡故也九伐先憑弱犯寡而後賊殺放弑其君親亦此意也若大師謂出師之時也掌其戒令則戒其怠忽與所使為之令皆司馬所掌掌則知所主也非若大合師但推而行其禁令矣卜以知吉凶大卜卜之大而大司馬涖之也主遷主社主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以厭妖也及致建大常者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致民宜以王之大常矣凡此皆示其致民之命有所受之也然鄉師以司徒熊虎之大旗則示其以猛獸致衆矣司馬以日月之大常示其致衆因有道矣比軍衆則校其數之多寡

也誅後至者所以懲其怠忽也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則眂其鼓鐲鐸鐃旗物車徒坐作進退之事有功者賞違令者罰也師有功而旋作樂謂之愷樂愷釋而為愷故也左執律律以聽軍聲陽也故左執之右秉鉞鉞以致殺伐陰也故右執之右秉鉞示勝而不忘戰也司馬之事武王之於牧野則左仗黃鉞何也武王之事示其無事于誅故左仗之獻于社陰也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謂厭其冠也主謂社廟之主冠首服也王師無敗自敗而已厭其冠則以失為在己也先王之師其殺其伐其有功其不功皆以道處之如此而春秋之書救書伐書戰書克書王師敗績則異于是矣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勞力報反相息亮反與去聲屬音燭

公卿大夫之子謂之士庶子其從軍而敗績王親弔勞之死者則弔之傷者則勞之必使大司馬相之以司馬主兵故也大役謂築作城郭溝池役衆之大者也慮事謂謀慮其事也植謂王屬役人之官也左傳宋城華元為植是也要謂功程之計書也大司馬于大役與慮事則欲知其故之可否屬其植則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則欲知其功之等差以待攷而賞誅則事成而攷之以行賞誅也餘見傳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食音嗣

諸子之職曰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在司馬也射人之職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

耦射三侯則大射合諸侯之六耦在司馬也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者牲魚魚牲也魚謂之牲者亦生之而後殺也魚之為物柔巽隱伏制得其道然後可制而用民之象也故詩言誰能烹魚魴魚頳尾易曰包无魚貫魚以宮人寵皆以魚比民然則能制民而用馬以聚百物使鬼神賓客皆得其養政官之事也授其祭則凡能制民而用馬皆司馬以政授之故也喪祭奉詔馬牲者蓋王有成德然後能張大六師以威制天下故也立政之終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亦是意

小司馬之職掌　闕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軍司馬　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周禮詳解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二十六至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許烺

謄録監生臣李巡圖

周禮詳解卷二十六

宋 王昭禹 撰

司勲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先王以德制爵以功制禄德懋者懋之以官功懋者懋之以賞所以礪世磨鈍也然賞之輕重必眂乎功故設官以等其功而司勲之職所以立也六功皆功而獨曰司勲以王功為大故也載師曰以賞田任遠郊之地而遠郊之地在鄉之内故言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其地則載師掌之其法則司勲掌之功

有小大則賞有等矣以六功言之王功為上戰功為下此六功之等也非特此也或有功於王而勲有小大或有功於國而功有小大事勞若一時有劇易之殊戰多若一敵有堅脆之辨則六功又各有等如此也勲之字從熏夫熏者火也火本在上其末在下卒歸乎上其功正施于國而上達以及王故王功曰勲功之字從工工興事造業而不能上達功正施于國則以興事造業為主召南言國若積行累功又言羔羊鵲巢之功致則功正施于國故國功曰功道為上業為下王以道而運天下者也諸侯以業而保一國者也故其命名如此庸者用也用者通也所施乎民庸則有功以其能變而通之然後使民不倦故有功于民則曰庸也事成于勤勞而廢于怠豫以力營事者勞而不敢逸然後有成功故事功則曰勞也治功則若辟草萊任土地之屬非強力則不能成其功故治功則曰力也戰則多算勝少算不勝其有功以其

算之多也故戰功則曰多也王有天下諸侯有一國皆以為本非民則罔與守邦故言王功國功而繼之以民功也能得民而後事勞可計戰多可用無事而有所治不若事功之為急也故先事勞而後治力功至于戰多斯為下矣此六功之序歟書言堯曰放勲以其功之有向于王也記言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則以上有功于王下有功於事也左傳言諸侯言時計功則功以國功為主也書言車服以庸則庸以民功為主也司馬法言上多前虜則戰以多算為主也孔子言禹盡力乎溝洫則治功以用力為主也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大功司勲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眡音視正音征

先王於有功之臣其識之則欲其不忘其報之則欲其致厚銘書於王之大常使與日月同其光則識之而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偕其勞則報之而致厚也夫藏在銘府書于宗彝亦所以識之也不若銘書大常之為可久崇以爵位賞以王田亦所以厚之也不若祭於大烝之為備物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銘書大常所謂記功也祭於大烝所謂作元祀也興王命君牙曰厥有成績紀於大常盤庚告羣臣曰肆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此意也必使司勳詔之則以有大功者其貳藏於司勳故也大功司勳藏其貳則以治功之約正掌於司約司勳則藏其貳以待政而已掌賞地之政令者蓋功有多寡有小大則政以正之令使為之亦如此也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則功大者其賞必重功小者其賞必輕賞功者仁也有輕有重者義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者頒賞以下也蓋上地將以授民而任之而賞功非王

授之田故宜以下地也非以賞功為可薄蓋對任民而言之則授民者固在所當厚也惟加田無國正者以功授賞則其田謂之賞田其功有加而於賞田之外又加賜馬則謂之加田國正謂以國法之正而征之也與書所謂有正有事司書所言九正九事同意夫一夫之家授田百畝征之則有常法矣賞田之在遠郊者二十而三則任之有常征矣加田所以優其功之多又何征之有故無國正焉則先王之報功欲其有功而無已者其懋功之意豈不至哉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

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賈音嫁更音庚

馬質掌政官市馬之事如市之有質人也故謂之馬質質者辨其實而平之也戎馬謂共戎事之馬田馬謂共田事之馬駑馬者馬之賤而共冗事者也是三者其材各有等其力各有宜故謂之三物也三者皆有物量之然後知其賈故先曰馬量三物而後曰皆有物賈也然則馬之名亦多矣而質人所掌獨曰馬量三物則其所量者三馬而已蓋馬之等雖多而公家之所用唯此三者為衆故也故其職所掌如此綱惡馬謂以縻索維之所以制其奔踶也凡受馬於有司書其齒毛與其賈者書其齒者書其齒之數書其毛者書其毛之色書其賈者書其賈之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謹而使以其物償之也餘見傳司馬法曰

戎事齊力尚強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所謂以任其行者則齊力齊足也馬訟則買賣之有爭者馬質掌其事故聽之禁原蠶者蓋物有異類而同乎一氣相為消長相為盈虛則其勢不能兩盛也以天文攷之午馬為絲蠶則馬於蠶其氣同屬於午也辰為龍馬為龍之類蠶為龍之精則馬蠶又同資氣于辰也一歲之中苟再蠶焉則蠶盛而馬衰故原蠶者有禁原之為言再也自非深通乎性命之理者烏能及此哉然蠶者衣之具而原蠶者有禁天下或不足于衣其可乎蓋先王於五畝之宅使樹之以桑則匹婦固使之蠶矣中春之月王后親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則又有以道之使蠶矣不蠶者不帛則又有以阨之使蠶矣如是則天下之為嬪婦者無不從事于蠶則一歲之中不再蠶斯可矣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

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朝直遙反涂又作塗

量主量地之所容而涂亦量之則非特以知遠近之所至又以知其廣狹故謂之量人焉掌建國之法則以王國為主也以分國為九州則自王國而及諸侯之國列其地為九州也營國城郭則周營王國之內城外郭也營后宮謂周營后之六宮也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市在後必先市而後朝者先民而後公也道巷門渠有縱横有廣狹皆量其地而為之制也王國之制既立然後都邑可量故造都邑亦如之也壘謂軍壁舍謂軍舍王師之所在有市有朝其衆之所聚而比内則謂之州其衆之所由而往來則

有涂其載社主以行而所至之居則有里邦國之地其制有小大天下之涂其數有廣狹遠近多寡營之則以制其分域量之則以知其所容書而藏之則以備其攷察所謂建國之法如此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斝古雅反歷瀝同

祭祀以事神饗賓以接人從獻脯燔其物之所共則有數其器之所容則有量量人制之則其官以量多少為事故也所謂從獻者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脯燔為從也若特牲少牢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之類是也奠謂遣奠竁謂穿土為壙其祭皆有俎實亦必量人掌之者以其制數量故也宰祭謂冢宰攝祭也受斝歷而皆飲之者受舉斝之卒爵傳之他器而皆飲則盡之矣餘見傳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肆他歷反珥而志反祈音機陳去聲

羞羊肆與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同謂羞其體而進之也司徒地官故羞牛肆小子夏官故羞羊肆亦各從其類也羞羊殽者雜肉與骨謂之殽謂體解節折而進之也羞肉豆則醢人所掌四豆之實謂以豆盛其所實之醢而進之也珥於社稷謂新立社稷釁事也與春秋傳所謂衈社同義祈於五祀謂歲時於五祀有釁祈也與小祝所謂釁祈同義凡沈辜侯禳飾其牲者沈謂貍沈辜謂疈辜侯謂候福禳謂卻禍皆小子掌飾其牲也釁邦器及軍器者邦器謂禮樂祭器之屬軍器五兵鼓鐲之屬以厭妖釁則小子釁之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陣必使小子掌之者以其掌釁社而軍法不用命者則戮於社故也然小子掌之亦以其用羊牲蓋羊牲狠而軍法斬不用命者亦以其狠而違命故也祭祀贊羞謂始祭所進之物也徹謂祭畢所徹去之器也小子則贊其羞而受其徹也必使小子以小子之職所掌皆事之小者故也名官曰小子其義可見矣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沉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積與漬同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賈音古

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而夏官掌共馬與羊羊之用於禮為多此掌羊牲所以立羊人之官也飾羔若記所謂飾羔雁者以繢也羊人於凡祭祀飾羔亦若封人凡祭祀飾其羊牲而已羊火畜也首陽氣之所聚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所以報陽也陽以火為正體以夏為正時故羊人登其首也祈珥謂釁事也法羊謂祭禮之法所用也凡沈辜侯禳及釁小子掌其事羊人則共其牲而已積則若宗伯實柴用羊牲則羊人共之也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者羊於禮之所用為多故牧人或至於無牲則受其買牲之布於司馬使其賈買而共之以羊人之屬有賈賈人能知物價故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

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掌國火之官名之曰司爟者舉火曰爟則有見於上下也掌行火之政令者火之性無乎不在鑽則得之木擊則出之石夫遂所掌而得之日雷雨滿盈而得之電無常體也而託物以為體無常用也而因物以為用物雖資其利而固有燎于原者矣民雖賴以生而固有蹈而死者矣則其為害亦大矣先王由是設官以行其政令政以正之令使為之因時以有變因生以為用以救時疾以施刑罰其政令則與時偕行而消息盈虛無所於逆焉行火之政令於是乎在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者蓋人之為物灼之則以燭以燎爨之則以烹以飪燭燎以為明則納其氣於外烹飪以為養則納其氣於內逆而用之則强弱相勝而氣無以為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民於四時皆有癘以火生於木其氣性從之故四時各

取其所宜木以變國火焉而民疾于是乎可救矣春取榆柳夏取棗杏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季夏取桑柘時運而往火變而新陽之盛則養陰之弱以抗其强陰之盛則用陽之强以救其弱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溺於一偏斯能受正命以生死而聖人善救人之道於此乎可見矣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節火之用在人其出内有節則春秋傳所謂出内火是也蓋火之次於星為心其出也以夏之三月而位見於辰其内也以夏之九月而位伏於戌則其出内火也觀其星之伏見以為節蓋五行於四時各有盛衰則火之運於四時也亦有休廢自辰至巳於方為火所王自戌至亥於方為火所伏因其王而出之所以宣其力於其伏而内之所以息其氣先王之於火之政令豈特有以救民疾哉而其原五行之性又有至於如此自非深知夫陰陽之情孰能與此書於六府言惟修皆以此昔子産以火星未出而鑄刑書鄭國以

是而灾則先王之政令可知矣凡祭祀則祭爟者舉火曰爟祭祀司爟故祭焉所以報其為明之功也凡國失火野焚萊雖非出於民情之所欲為然以其不慎則必有以懲之故其大則有刑小則有罪凡以應其罪之輕重而已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孟子之言得道者多助則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先王之固國者以道而已記之言大道既隱則曰城郭溝池以為固則先王之固國有在於城郭溝池道既得矣而城郭溝池之不立是知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政事也亦何以保其固哉道本也政事末也本末兼備而不廢于一偏斯兩得矣周官掌固掌修

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以此古者有城守則樹焉國語所謂城守之木是也有溝涂則樹焉司險所謂設國之五涂五溝而樹之林以為阻固是也司險樹之掌固修之修者因其既成治之而使無壞也士謂公卿大夫之適子而已命者也庶子謂國子之倅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守其地之人民聽夫士庶子所使帥衆庶而頒其守則遠近均焉勞逸更焉而守政于是乎行矣夫公卿大夫涖職於其内而其子弟又守城郭溝池之固於其外此所以内外一心休戚一體而先王之治晏然無内外之患矣

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

三釁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設其飾以為美設其器以為備則有以聳觀聽而備非常分其財用以給守吏則有以備積聚而待事時均其稍食以養守者則有以平給與而重守禦夫然後萬民可任而使各有職材器可用而使無乏事用其材則其所樹者也用其器則其所設者也如此則守者於是乎各致其守受法於掌固而不敢違也守者各致其守不可以有移也其有移也則受法於掌固以道之也則移甲移役與移財用而已蓋甲兵有時而不足用則無以禦患力役有時而不足供則無以就工財用有時而不足給則無以興事以其有餘者

移之以足一時之所須不亦可乎若守者則不可移故曰惟是得通又與國有司帥而致之則其移而通之無私也國有司謂司甲司財用之官也其帥而致之則以贊其甲其役其財用之不足者故也如是則可以扞虞矣思患預防之而已矣晝三巡之夜亦如之所以患患而預防之也夜三鼜以號戒者每巡則鼓鼜焉號則呼其守者名也戒則戒其守者之事也上之所言皆王國之守固也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則都鄙之事也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則王國都邑之竟也餘見傳若有山川則因之謂因之以為阻固夫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因其高下自然之勢以為之阻固則其用力不勞而其為備也易矣夫先王之世以道德則明以仁義則修然後掌固之所守可賴焉若夫徒恃形勢之固而不知道德仁義之所本則將委而去之雖洞庭彭蠡何足恃哉此魏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之以

在德不在險者良有以哉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此周官司險之職所由設也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司險之職掌山林川澤之阻而先儒以在國曰固在野曰險者以此蓋司險之職於往來則欲其無不通於冦難則欲其有所扞能知阻而達然後以濟不通故掌九州之

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此則知阻而達之以濟不通也能設險以為阻然後有以待寇難故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植之林以為之阻固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此則設險以為阻以待寇難也所謂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則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所謂國之五溝五涂則若遂人所謂遂溝洫澮川此之謂五溝也徑畛塗道路此之謂五涂也惟有節者達之而無節者則不達矣蓋國有故則寇難不虞之時也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況國故之時乎

掌疆　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

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治直吏反朝直遥反

先王于四方之賓客來則有以迎之去則有以送之因設官以候賓客之往來而迎送之于其道路此候人之職所以立也各掌其方之道治則四方賓客之來與其歸也候人掌其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治其事也禁謂止其所犯若傳所謂壞其館垣之類是也令謂令使為之若傳所謂教其不知恤其不足是也以設候人則方各設其人以候四方之來有治事于王室者入則帥而致于朝歸則送之至于竟也國語言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其言曰候不在疆又曰候人為導者皆以此也毛詩之言候人乃以刺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者蓋先王之設候人以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為之其職卑其事微非賢者之所宜處也曹共公以君子任其職宜詩人之所刺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慝他得反搏音博諜音牒降戶江反

環之為物肉好一其肉好皆旋之而不可窮也名官以環環人有取於此蓋環人之官于將戰則掌致師於治軍則察軍慝于有故則環四方之故于有間則搏諜賊于有事則訟敵國于不服則揚軍旅于來服則降圍邑則其于巡察內外若環之始終相循而不窮也故謂之環人焉兵法曰善戰致人而不致于人致師則兵法所謂致人也我師兵無動而致敵使来以逸待勞故勝之矣左傳言致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此皆謂致人也察軍慝謂軍旅之在內奸慝而未發者則察之所以治內也環四方之故謂四方有兵戎之故環而巡之使不得合黨締交也搏諜

賊謂間諜之賊則搏之所以除邦國之間也訟敵國謂邦國有爭往與之訟曲直所以平邦國之爭也揚軍旅謂負固不服者則揚武事以威之也降圍邑謂邑之叛者圍之來降則受之也凡此皆環人巡國之事故先言巡邦國而繼之以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也夫司馬之掌軍政固足以威天下而使之無不服矣又設環人之官使之所掌如此則寇賊奸宄何自而作乎爭鬬背叛何自而萌乎思患預防于此為至矣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令力呈反）

畚音本縣與懸同槖音託

日月運而為晝夜積而成歲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而晝夜之晷有短有長先王由是分十有二時于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為百刻寅申巳亥子午卯酉之八時每時各占八刻則合而為六十四刻辰戌丑未之四時每時各占九刻則合而為三十六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于是立挈壺氏之職以壺盛水而為漏水以正十二時之刻早暮之期于此正矣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此詩人所以刺也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者軍衆之所聚其聲讙囂其勢相遠聲音不足以相識號令不足以相喻於此有術焉非人人而告之也非物物而令之也立表於此彼將目擊而意會焉鄭氏所謂省煩趨疾便事者是也壺以盛水故以令軍井使知所飲也轡以駕車故以令舍使

知所說也畚以盛粮故以令粮使知所食也凡此三者皆各以其物挈于竿首而表之使衆望而從之矣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㯻者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軍之所處其事尤宜致嚴故聚㯻警夜事惟聚㯻故縣壺以盛水分刻漏也以序聚㯻則其擊㯻非一人故序其先後分其人以直行夜是也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者以重陰用事水凝而漏不下故以火爨鼎水使陽氣盛而水為沸湯而用之以沃漏如是則凍釋而水下無失于漏刻以分時矣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

相其事掌其治達朝直遥反相息亮反

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未嘗不行射禮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預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答君也孤東面佐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其摯三公執璧則以其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三公之摯不序於宗伯而獨見於射人者蓋三公事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序於其職而射人以主賓射為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以見賓之而弗敢臣之意也諸侯在國則有君道故南面在朝則有臣道故北面也詔相其法謂朝射之法也詔相其事則謂若祭祀之事也射人之位不及士者蓋射人所掌賓射之禮故不及之記曰朝不坐燕不與謂之士是矣治達謂上有所治達乎下下有所治達乎上上治達乎下若誥命之屬是也下治達乎下若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射之為道利以直達

有揺則不至治達如之故掌治達者在射人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音

石豻音岸

道散而在物者為法凡見於度數者無非法也禮散而在人者為儀凡見於動容者無非儀也射之為藝君子之所游則其法不可以不正射之為武男子之所有事則其儀不可以不文先王因其度數而制之

以為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為儀自王而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其獲其正皆有多寡之差焉此射之法也又烏有不正者哉以是法而治之則其效見於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持矢必固揖遜有度卑者不得以抗尊升降有序先者不得以居後恭肅之容和易之貌温然可即有所不動而動必審則其為儀也又烏有不文者哉然法在彼也文在我也在我者雖足以自觧使不有以成之則怠慢而不振矣法者輔也正者正也正者雖得以自習輔者無以明之則曠誕而不行矣法為義而後設儀待法而愈和以射法治射儀又烏可少哉古之射者行同能偶則别之以射而勝者則飲不勝者此射之所以有耦也侯受矢者也獲待獲者也容則待獲者所居正射者所志也所謂正鵠也節樂歌之節也五正五采之正也三正則三采二正則二采三侯熊虎豹也二侯則無虎一侯則

麋而已豻則夷犬也謂之豻侯則以豻皮爲之或畫馬士以事四方爲職以能勝乎夷狄者爲善故射豻侯也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令平聲數所主反中去聲

倅七內反
從才用反
王大射謂將祭而擇士之射以貍步張三侯鄭氏謂貍善搏行則止而擬度焉蓋大射以擇士與祭宜擬度而取故也射則令去侯立於後者謂令負侯者也為將射故令去侯以矢行告者以高下左右告也卒令取矢則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也故射鳥氏曰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祭侯則為位者侯而祭之則神無所不在而君子無所不用其至與大史數射中者數射中者侯之筭也必與大史則以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故也佐司馬治射正則射之所志以不失正鵠為主司馬治之而射人位之也祭祀則贊射牲者祭祀王必親射牲示誠敬之盡親其事也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謂此也相孤卿大夫之法儀謂射法射儀也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謂會同朝覲用大夫為介以相禮與

士之有爵者為介則射人作而使之蓋射能扞患而有介之道也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則王之所乘不敢虛其位也令有爵者謂士也士卑不嫌於特尊也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者謂從王見諸侯也戒大史及大夫介者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為介於諸公者也大史與事者以大史主協禮事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名官曰服不氏者以猛獸非人所能服故也夫治人而已非政之至也鳥獸草木無不治然後為政之至故舜命益作虞則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先王之于鳥獸草木非不治之也然治之

為少若之為多養猛獸而教擾之亦以若之為主也故先教而後擾道而化之謂之教治而教之謂之擾教之而不服然後擾之也猛獸與人異類而可以教擾之者獨不聞養虎者乎時其饑飽達其怒心以虎之害人而能媚己者猶可以養之則養猛獸而教擾之不為過矣凡祭祀共猛獸則祭祀之蓋備物故也賓客之事則抗皮者抗之為言舉也若聘禮舉皮以東是也蓋聘禮庭實有虎豹之皮示服猛而有文故也射則贊張侯者凡射侯共于司裘張于射人服不氏贊射人張之也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射中則舉旌而倡獲也抗皮贊張侯待獲皆服不服之意故服不氏掌之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射食亦反敺起俱反

鳶代專反 夾音甲

新經云云掌畜供膳獻之鳥則射鳥氏掌射鳥亦以共膳獻之用也然掌畜以養鳥而共之射鳥氏以射鳥而共之之鳥善汚人毆之所以致潔爲善取物毆之所以去害故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皆毆之也射則取矢蓋以射爲事故也并夾則鍼矢之器也故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矣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襦汝俱反 中音仲

以網係鳥謂鳥以羣集人所惡也鳥以羣集可取而備用故於羅氏掌羅烏鳥然掌畜掌養鳥則羅氏取之而掌畜養之也蜡則作羅襦者蜡則歲十二月合萬物而索享之時也羅襦謂羅之細密者記曰鳩化

為鷹然後設罻羅又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於此時火伏蟄者畢矣可用羅襦以取禽也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則春鳥始出致新焉鳩食之助氣故也羅春鳥以致新猶春獻王鮪之屬也獻鳩以養老者血氣既衰故也有國老有庶老言國老則以别庶老矣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掌畜掌養鳥非時取于羅氏所獲者而養之也凡鵞鶩之屬而具羽毛者皆在所養也養之則使阜而大蕃而息又從而教擾之也鳥亦可以教擾者鸜鵒之能言豈固出于自然哉教擾之而已則凡具羽毛之類非不可以教擾也祭祀共卵鳥則共卵及鳥外盡物故也歲時共鳥物則在物者無遺利也共膳獻之

爲則王之膳羞賔客之禽獻之類皆掌共之也先王設官可以共祭祀共膳獻備器用者無棄物焉苟非政事之修曷能臻此

周禮詳解卷二十六

周禮詳解卷二十七

宋 王昭禹 撰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奠音定

掌羣臣之版治其政令而名官曰司士者蓋自公至士皆事人皆事事故合而言之謂之司士也羣臣即

下文公孤卿大夫士也版籍也羣臣之版謂書其名于版也總謂之士者士始附于版推其本而言也治其政令則卽損益之數與辨其歲年貴賤之等是也損益者謂爵有黜陟人有存歿也有損有益則有登有下其數有多少辨其年則以知其齒之壯老辨其歲則以知其任之久近貴謂大夫以上賤謂士以下邦國謂諸侯也都謂大都小都家邑也縣鄙謂六遂也言六遂以見六鄉卿大夫謂王臣及諸侯之臣與位都邑者也士謂卿大夫之適子已命者也庶謂卿大夫之庶子未命者也以詔王治則告王以所當進退者資于尊而爲人之所奉承者爵也凡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皆所謂爵也别其功狀而報之以利者祿也自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上至君十卿祿皆所謂祿也爵以稱德非王爵之則無貴也故以德詔爵也祿以報功非王祿之則無富也故以功詔祿自下徹上凡有所成者皆事也

事有大小能大者治大

能小者治小故以能詔事給以餼廩稱事而養之者食也食有多寡治大則其食多治小則其食寡事成於久然後食可定故以久奠食以德詔爵所以貴之也以功詔祿所以富之也以能詔事所以任之也以久奠食所以養之也於爵祿事必言詔者富之貴之任之王之事也食則有司之餼廩時定之而已故不言詔司徒言以庸制祿而司士言功者司徒主教民也故以民功言之司士言治臣也故以國功言之唯賜無常者賜出於王之私恩也恩有厚薄則賜有多寡又何常之有哉然賜必權時物而制數焉在王而已故不可以為常且賜而有常則辟無以作福矣此之謂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也爵祿事食則有常而賜則無常者以此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

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内朝皆退朝音潮卿去聲大僕大右之大音泰從去聲

司士所正之朝儀乃王自視事於路門外之朝所謂治朝也正朝儀之位則使之不差辨貴賤之等則使之不亂王南鄉云云見傳司士擯則擯王視朝之事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者三孤也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者六卿也其職尊於大夫也故特揖以智帥人之大者大夫也然卑於孤矣故以其等旅揖以其等則

中大夫下大夫各以其等而衆揖之也旅衆也事事而事人者士也又卑於大夫矣故旁三揖焉朝士掌外朝之法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與此不同者朝士所掌者外朝聽獄獘訟詢衆庶之朝也羣士則公卿大夫之屬官故在公卿大夫之後矣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則在門左右者皆南面故也太僕前正位故也王入内朝皆退則王自視事於治朝既畢而入内朝則事官皆退也内朝在路門之内亦謂之燕朝也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

方使為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相息亮反使去聲披方寄反

國中之士治謂治其進退損益也士謂初官為士者司士擯之以見王則受其摯而膳之也所謂膳其摯則入於王之膳人矣膳其摯以示納用其德也祭祀之事士之所當預者則司士掌其戒令詔相其法事也戒戒其怠忽令令其所當為法事謂事之存於度數者詔則以言告之相則以力贊之士之同姓而同位者及賜爵則呼昭穆而進之也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則以詔羣臣之政令以割制為事也故新經云云凡會同賓客作士從則使之從王也以司士

名官故作者士而已作士適四方使則奉王命而使
適四方有以士者也為介則士為大夫之介者亦司
士作之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者
邦國之士皆命於王其任有勤惰有功過而爵祿有
進退者則司士於三歲而稽考之此黜陟勸沮之法
所以皆於王朝而國無異政歟春秋之世列國之君
爵位名號皆自己出或祿或繼皆非王命而況於
士任之進退乎孔子譏之豈非嘆王政之不行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子之大音泰弗正國正之正音征

掌國子之倅而名官謂之諸子者蓋公卿大夫士之子自其衆而言之則謂之諸子也國子之教師氏掌其正者也諸子則掌其倅而已蓋國子之適則為正而其庶之介於適者則謂之倅也掌其戒令則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是也掌其教治則所謂使之修德學道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也辨其等所以明貴賤也正其位所以明上下也公卿大夫則聽於王者也其子則聽於太子者也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也所謂國之大事不必甲兵之事也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而合其車之卒伍授之以甲而合其人之卒伍置其有司則若伍之有長司馬之有公也以軍法治之則其坐作其賞罰若軍旅之事而已新傳云云以軍法治之處之以義也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則緩之以恩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以其掌羣子政治辨其等正其位也故使正六牲之體焉正六牲之體則正其大體而已非若司士之割牲以割制為事也能教國子而正之則能保天下國家而事宗廟也凡樂事正舞位而謂國子之在舞位者也授舞器謂國子授舞者之器也蓋先王之教國子成之以樂而大司樂攷之以樂故凡樂士則帥之而諸子所正授者如此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使之從王也國子亦謂之羣子者又以

其居而衆者名之也凡國之政事者所謂甲兵之事也國子之於政非在于宿衛則在於守固也以德則有成以位則已命者國子也故事之事者使之從事而任之也以德則未成以分則未明者遊倅也故存之存者使之在學而養之也德可據也故使之修道可志也故使之學春合諸學則教之以文而順乎陽也秋合諸射則教之以武而順乎陰也學亦射也射亦學也以其學道於此故謂之學以其習射於此故謂之射也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教之於宿衛之時也諸子春秋合諸學射學之時也其合諸射則正以待甲兵之事故也放其藝而進退之則能者在所進不能者在所退也先王之時貴而國子賤而萬民其教之也文德武事無乎不備及其成也舉而用之以文則無不宜以武則無不及又況於公卿大夫涖職於外者其子弟宿衛於王宫涖職於内者其子弟守固於邉鄙内外相維休戚一體尤為王之所賴

歟則夫諸子掌其教治如此不亦宜乎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乘去聲屬音燭

夫地道尊右而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强故車置有力之士謂之右而羣右之長所以謂之司右也羣右齊右道右也司右則掌其政令焉政以正之令以使之車之卒伍則車僕所謂車之萃也車之萃則有卒伍焉比其乘則比其乘之馬使齊力也屬其右之人使同心也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則以車右必任勇力之士故也五兵則司兵所謂之五兵是也葢凡用五兵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

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五者相須以為用矣新經云云唐之弊也一旦有警而宿衛之士皆不足以授甲又烏知成周之法哉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先悉薦反從遣並去聲使所吏反

荀卿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强先王所以成安强者固有道德之威然至尊之所在其出入起居必有勇力之士宣力以為之衛焉此虎賁氏之職所以設也謂之虎取其勇猛而力謂之賁取其衆徵而利賁異於

奔則衆徹而不退故也虎賁氏以下大夫二人為之中士十有二人其徒有虎士八百人則所以衛至尊者亦衆矣書之牧誓言虎賁三百人與此之虎士八百人異數者言武王所以勝商者以德而不以衆也武夫欲肅故先後王而趨則走以趨而自束也欲整故以卒伍以卒伍則行而有行列也王出而舍於外則守王閑王入而在國則守王宮所以為周衛者不廢於斯須矣國有大故守王門則非常之難要在門故也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以士大夫所奉使於四方則虎士為之從也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者道路不通謂有兵寇之故也有徵事謂徵師役之事也必勇猛而有力者然後可以為使而無所留難故使奉書以使於四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

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衰音崔

執戈盾以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而名之曰旅賁氏以旅力而衛王故也詩曰旅力方剛者此也左右夾王車而必皆八人者蓋八之為數左右戾而不能變惟左右戾故能保王而使无犯害惟不能變故其勇有常而足以防患虎賁其徒而必八百人者此意也旅賁之夾王車則王衛之尤親者也故車止則持輪所以為安也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示與王同其憂樂也所謂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者其服則亦如王之祭禮賓客之服也軍旅主兵故介而趨焉介則甲也以人之被甲則如介蟲之有介故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而其官名之曰節服氏者蓋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由禮之升而藏焉則為道之一為德之高由道之降而顯焉則為禮之節建常以象道服衮以象德者外王之禮也若夫內聖之道則蕩然无執而人以維之之道之所以不散也故大常者王建之而維之者在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而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也所謂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者亦如諸侯之服也然王則六人諸侯則四人者以禮言之則諸侯當殺於王以理言之則六者水之成數所以為智也四者金之生數所以為義也降而絀絀而生智惟王則為智之至故

維太常者以六人取其智之成也君德本於仁而仁必制之以義諸侯於義為未至焉故維其旂者以四人以其非義之成也以道觀之則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維之以人則遂分貴賤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取節於彼則不自有其貴也通乎此則先王制禮之意豈不微哉新經云云執戈盾則有利用勝物而不傷之義送送尸則有出入往來不窮之義從車則有周行不殆之義觀先王之制作如此則其在服物之粗而天下之至順固藏於其間矣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揚子曰深知舟車宫室器械之所為則禮由已者謂此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時難以索室敺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

隅毆方良 難音儺索音色方良注讀罔兩

時儺而毆疫其官名之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於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磔以方之所在非一方凡儺皆以毆陰慝而除之也方相氏以狂夫四人為之則狂之疾以陽有餘然後能勝陰慝故也掌蒙熊皮則取其以毅而致果也黄金四目則取其視無所不見也必以黄金則黄者中之色金則剛而明剛中而明則察見陰慝而制之也執戈所以勝物揚盾所以自衛皆所以致其威也帥百隸而時儺則帥罪蠻隸之屬也時儺則以時而儺也月令於季春之儺則曰畢春氣仲秋之儺則曰達秋氣於季冬則命有司大儺是也以索室則以室者陰慝之所藏也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

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王之吉服有六大僕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王之所立有位大僕正王之位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出王之大命則宣之於外也入王之大命則納之於內也先正王之服位而後出入王之大命則能正位然後能凝命也大僕之出入王之大命特以其在王之左右為王之侍御掌趨走奉行之事而已若夫書之言龍作內言詩之言仲山甫出內王命則異於是矣掌諸侯之復逆者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諸侯邦國之君也有君道焉三公公卿朝廷之臣也有臣道焉故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以尊卑明君臣之分也王眡朝謂眡治朝在路寢門之外也大僕在路門之左也既眡朝而入則又前正位而退也故入亦如之也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路鼓王鼓也名之曰路以人道于是為大矣又且四面以象道之無所不通也夫惸獨老幼謂之窮民以其惸獨則無助而可誣也以其老則無力而可侮也以其幼則無知而可罔也夫先王之于民為其憂之在内而不能自直者又命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其外至而達之自外至者于大寢門最近焉則欲其聞之速也必以路鼓則亦欲四方無所不達遽令聞四方遽急之事而以言告于王者也二者皆欲其聞之速先窮者則欲速達甚于遽令矣先王之憂民也一何厚哉聞鼓聲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御僕下士十有一人以序守路鼓御庶子乃其屬也聞鼓聲速逆之欲速以其事聞也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於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縣同懸勞去聲相息亮反

祭祀吉禮之事也賓客賓禮之事也喪紀凶禮之事也事既不同王之服位亦異故大僕正之詔法儀法見于度數者儀見于動容者皆大僕以言告之也贊王牲事謂祭祀王射牲與割牲之事也新經云云王

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者謂祭祀朝覲會同巡狩征伐而王乘車則自車左馭而前驅也軍旅田役王以道而御衆也故執路鼓大僕則贊其事而鼓衆日月食皆陰為之灾鼓人于救日月則詔王鼓蓋鼓以助陽也而大僕則贊其事軍旅田役人事也日月食天事也天道逺人道邇故救日月亦如之也王燕飲則相其法者謂王與諸侯及羣燕飲酒也燕雖以示慈惠其飲無酌數以醉為度然亦有法故大僕相之也王射則贊弓矢謂大射燕射也小臣言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大僕之言王射為大射燕射矣射以觀德行之事有弓矢矣大僕則贊之燕朝謂内朝以其燕飲于此故謂之燕朝王眡燕朝則與族人燕故也正位則非特王位也擯則相賓相則助王皆大僕掌之也王不眡朝則以不眡之意告之故辭于三公及孤卿矣夫天下之治亂其原乃自乎一人之身一身之修廢其來乃自乎左右之輔先王知左右之不正

則無與修其身一身之不修則無以治天下故其建官尤重于侍御之臣而大僕則下大夫二人為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王之視聽言動何患于不正乎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周官之設大僕所掌如此豈不謂知要哉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則戒之以永弼乃后于彝憲而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者凡以此歟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大僕言出入王之大命則小臣掌王之小命其出入之亦可知也詔相王之小法則若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之類也小儀則若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之類也小臣言小法儀則大僕所謂詔法儀者乃其大者也大僕言詔而小臣言詔相則非特詔以言而又相以力也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以尊卑明君臣之分也正王之燕服位謂朝退適小寢燕居之時也若大僕之正服位無所不正也非特施於燕居而已王之燕出入則前驅亦謂燕私之出入也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以水盥手所以致潔小臣沃之明所以御王者蚤自潔于燕閒之中矣祭祀所以接神而朝覲所以接人濁穢者神人之所惡故也王侍從之小臣猶能御王以其潔又況其大者哉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其所掌雖事之小者而贊詔之法則同也小臣者大僕之屬官也故其掌小事也如此若大事則從其長

而已故凡大事皆佐大僕而已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於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與音預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于有司則有警戒於戒具則有糾於既祭則有反命于有司則有勞命皆謂王于祭祀宜與而有故不與之時也警戒祭祀有司者警以言戒以事凡以防其怠惰也糾百官之戒具者于前期則有戒于既戒則有具有糾焉所以約其緩散也方其將祭既受命以眡祭祀及其既祭必有以

復于王故帥羣有司而反命于王于不與之祭祀猶致嚴如此者蓋禮以祭為重祭以敬為先也誅其不敬者則祭僕眡而誅之也肆師誅其慢慢謂不肅也祭僕誅其不敬則非不肅之謂也凡不致急敕者皆是已大喪復于小廟者始祖大廟餘三昭三穆皆小廟也夏采復于大祖祭僕復于小廟不忍視其親之死將幸其生求之可謂盡矣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者謂非尊神則王所不與也故以王命賜之禽大都與家邑之祭祀亦非王所與也賜之禽亦以出于王命故也夫賜之禽則上以恩施焉致福者受而膳之則下以福報也夫下之報上也以惻怛致其愛唯恐其莫之盡也欲其福禄之高也以山祝之為不足而又祝之以如岡其福禄之大也以阜祝之為不足而又祝之以如陵欲其為下所厚不可得而壞也祝之以南山之壽欲其為下所益不可得而衰也祝之以松柏之茂無事之時至誠之願于王也如是

之至又况祭祀之致福豈徒行禮而已耶其于鬼神也必有至誠以感之其于王也必有至誠以致福者受而膳之所以能成多福矣言展而受之則以胙自外至受而膳王不可以不慎也此又祭僕所以忠其君者如此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翣所甲反盥音管

僕臣之附屬于尊者如馬之在御遲速緩急唯御者之聽故以御僕名官掌羣吏之逆者羣吏自士以下言之也若宰夫之言三公六卿大夫然後言羣吏之位是也宰夫掌治朝之法故叙羣吏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大僕掌王之大命故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王之小命故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守路鼓

達下情故掌羣吏之逆庶民之復謂之庶民之復則非萬民者也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者而已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大祭祀相盥而登者相盥非沃也若儀禮所謂奉槃授巾是也登謂為王登牲體于俎也新經云云記曰誠信之謂盡盡祭祀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非潔而不瀆褻則誠有所不至信有所不孚尚何以致其感格之道哉則其沃盥而相之也豈特為虛文凡以致此儀也掌王之燕令則掌王燕居之令而已若王出而視朝之類則非其所掌也以序守路鼓則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以序更守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遽令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於小寢大寢

僕屬於王而主祭之僕隸之者謂之隸隸僕所掌其事主褻故名官以此也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則王宮之事也隸僕掌五寢之埽除則守宗廟之事也王者七廟而五寢蓋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守祧曰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謂此也記曰遠廟為祧蓋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于昭穆之中則自禰祖曽高之外所謂二祧也然則二祧其高祖之父與其祖歟治其壊謂之修祭祀修寢者治其壊故也王行洗乗石謂乗車所履之石洗之所以致潔也夫迹之所履豈其所以迹哉洗以致潔則迹復於無迹矣掌蹕宮中之事則亦以警備也夫三者能致孝以奉其先出則安而入則預以隸僕嚴于禁止為事也

大喪祭僕云云見新經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

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冕之字從冃從冕以冃而俛焉上服以臨下也弁之字從入從収収而入焉下服以事上也人君服以冕亦服弁者以上得兼下也此掌五冕之官所以名之曰弁師歟先儒以謂冕之制以版為之廣八寸長六尺六寸或曰長八寸廣六尺六寸盖用八寸為廣六尺六寸為長者取陰數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盖自形而上者言之則陰先而陽後也冕以冃首俛而與萬物相見自道出而之事故其制如此司服掌王之六服而冕則從之弁師所掌則言五冕者盖服下之飾陰也故有六陰數也冕上之飾陽也故止于五陽數也六服五冕者祀昊天上帝服大裘則服衮可知矣大裘與衮其冕一也此所以謂之五冕歟玄冕者升而辨於物也朱裏者降而與萬物相見也于朱言裏則知玄之為表也延者冕上覆也以自下而

視之則延長故謂之延紐小鼻也綴於武上四旁笄所貫以為固也五采繅謂以五采絲為繩如藻之文以貫玉而垂於延之前後也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就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然則冕之十有二旒皆用五采而十有二就皆五矣玉笄者以玉為笄所以貫也朱紘者其紘以朱所以結玉笄貫其上以象德也朱紘屬其下以象事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瑱吐練反會古外反

諸侯之繅斿九就皆指上公之制言之也蓋上公九命衣服車旗之數皆以九為節故也瑤玉三采則亦德之殺也然則上公繅斿九就瑤玉三采非特不備物采之數而已其德則亦異乎王之全也故用瑤玉焉荀子曰雖有瑤之昬昬不若玉之昭昭則瑤者石物之美而似玉者也其不及玉遠矣采謂之繅則取名於水藻之藻也旒謂之斿則取名於旌旗之斿也其餘如王之事則玄冕朱裏延紐玉笄朱紘也繅斿皆就玉瑱玉笄此又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也皆就言繅斿皆有就也侯伯七命則七就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侯伯七命則七就而子男五命則五就者猶上公五采則侯伯止三采矣子男則二采矣以明德殺也蓋以典瑞言之公諸侯之圭其繅同於三采子男之璧其繅同於二采則冕旒之采亦可知矣玉瑱則以玉為瑱所以塞耳有反聽之意玉瑱以示反聽則前旒蔽明以示其内視也于諸侯言玉瑱則可知也

皮弁者王眡朝之服也會五采玉璂者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為飾曰璂備文物而基以德也詩所謂會弁如星是已王笄則貫以德也象邸則以象骨節弁內頂上之柢以明托宿於義也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此王之弔服也弁經如爵弁而素環經則如緦之麻經也司服所謂凡弔事弁經服是已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者冕吉服也皮弁朝服也弁經弔服也其為之亦各有等以眡其命數之多寡而已禁以止其不得為令以令其所當為弁師則掌其禁令也

司甲　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

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兵之字從斤從廾斤勝木而器之義也兵以左右此而已書之費誓言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冑干所以自保弓矢與矛鋒刃所以討敵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兵也兵則弓矢戈矛也五盾則授舞者之盾貳車之盾乘車之盾旅賁虎士之盾藩盾各辨其物則其用各有宜也辨其等則其制有長短小大也以待軍事則除戎器以戒不虞是所以待之也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謂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受兵輸亦如之鄭氏謂師還有司還兵也及其用兵亦如之鄭氏謂出給衛守也祭祀授舞者兵謂授以朱干玉戚之屬也建

車之五兵則五兵之在

車者司兵皆掌之也

周禮詳解卷二十七